

# 俄 中 战 争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

[美]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 著

2  
27

商 务 印 书 馆



# 俄 中 战 争

——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  
中国东北的战争

〔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 著

陈芳芝 译

陈庆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THE RUSSO-CHINESE WAR**

by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Diplomatic Press, Tallahassee, Florida, U. S. A., 1967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外交出版社1967年版译出

**俄 中 战 争**

[美]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 著

陈芳芝 译

陈庆华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81

---

198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52 千

印数 7,400 册

印张 6<sup>1</sup>/<sub>2</sub>，插页 1

定价：0.86 元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乔治·亚历山大·伦森是俄国血统的美国人，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教授，专门研究俄国远东国际关系，编著有《俄国远征日本，1852—1855》、《俄国人向日本的推进：俄日关系史，1697—1875》、《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日俄争夺下的朝鲜和满洲，1895—1904》、《俄中战争》、《雅尔塔会议的意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曾以美国陆军军官身份在远东任职。

《俄中战争》一书所用资料，大部分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和苏联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搜集的。本书叙述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在中俄边境地区和中国东北境内对中国人民实行疯狂屠杀淫掠的罪恶活动，以及东北中国军民坚持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经过。作者比较广泛地查阅了俄国有关档案史料以及当时俄国远东地区报刊记载和侵略战争的一些目击者的见闻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俄图谋侵吞中国东北的强盗行径及其推行侵略战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本书提供的有关资料，对于研究义和团时期沙俄侵华政策和行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是个资产阶级学者，不少地方站在沙俄立场上为沙俄扩张侵略政策进行粉饰和辩解。例如，在“黑龙江事变”一章中，沙俄帝国主义不仅把俄属海兰泡市内的全部中国侨民强行押送到黑龙江江边，赶进江里活活淹死，而且还进攻并占领属于中国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用同样的手段将各屯中国居民全行杀绝。查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虽然都在黑龙江北岸，但六十四屯是中国领土，不属于俄国，对此，1858年中俄《璦琿条约》和1860年中俄

《续增北京条约》都有明文规定。作者竟然隐瞒了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他含混其辞，泛称这一片中国领土为海兰泡的“邻村”，以便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六十四屯是俄国的领土。于是六十四屯中国军民捍卫祖国领土、抗击沙俄入侵的正义斗争就被作者说成是“中国突然袭击北岸的俄国领土”、是“真正亚洲式的好计”了。

再举一例：作者为沙俄发动侵华战争的扩张侵略罪行进行辩护，竟然把沙俄描绘成为蒙受侵害的一方。本书结束语中写道：“席卷全中国的群众性动乱迫使俄国进行干涉，以保护它的国民和财产。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全面性战争。……俄国人必须接二连三地讨伐盗匪”；“俄国人遭受酷刑和杀害。俄国领土被炮轰，中国人的所有这些行动，激起了俄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在作者的笔下，沙俄侵华战争竟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自卫”行动。

作者对于书中各章节引用的资料来源出处，均未加以注明。全书仅有解说性的脚注一百零二条，一类解说中国人名、官职、地名，一类解说沙俄军队的编制、军衔、人数、装备和一些小分队的动态及人事更动。译者仅选译其中数条能说明战争的侵略性质或暴露侵略军的残暴罪行者，其他原注概行省略。另外，针对原书的历史事实错误，以及对于书中一些外文词汇和成语的意思，译者另行增添若干注释，在这些注释后面有“译者”字样，以区别于作者原注。本书原名就叫《俄中战争》；副标题“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是编者建议添加的。译文地图系照原书地图译制。插图一幅，描绘了沙俄侵略军飞扬跋扈肆意残杀中国人民的凶恶形相，中译本未予刊用。原书书末附有参考资料目录，这些资料许多属于俄国档案材料、俄国报刊文章和俄国人日记、回忆录、书信等，收藏在苏联各地档案馆和图书馆，在苏联境外不易看到，因此中译本也未译载。读者如需使用，可查阅原书参考资料目录。

## 目 次

一 导言	1
二 在辽阳的严峻考验	6
三 向大石桥退却	19
四 在熊岳城的一场影子战	26
五 逃往朝鲜	34
六 营口争夺战	39
七 黑龙江事变	48
八 海兰泡人心惶惶	57
九 屠杀	63
十 守城	73
十一 黑河屯和瑗珲的毁灭	80
十二 从铁岭到哈尔滨	88
十三 哈尔滨	98
十四 完工战役和攻占海拉尔	111
十五 兴安岭战役	121
十六 占领齐齐哈尔和吉林	132
十七 海城的失陷	136
十八 鞍山和沙河战役	141
十九 辽阳的失陷	149
二十 夺取盛京	153
二十一 平定满洲	158
二十二 结束语	171

人名、地名、船只、报刊中英文对照表.....193

地 图

南满铁路 ..... 5

中东铁路 ..... 插在 50 页之后

## 一 导言

1900年6月间，全世界都注视着北京。外国外交官和侨民被狂热的暴民和清军围困在首都。在全国各地，中国基督教徒和西方的传教士被杀；零星的幸存者在占压倒优势的群众面前挣扎着。

历史上称为拳乱的这次大动乱，北京的被围和外交使节终于获救的经过，曾经成为许多著作的主题，好莱坞还拍过一部彩色电影片。然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内地，而忽视了东三省方面的事变。对于这里进行的俄中战争，西方几乎是一无所知，虽然在苏联的图书编目卡片中，这一战争构成了一项标准的标题。

暴乱的起因以及满清政府<sup>①</sup>之所以成功地把暴乱矛头从自己身上转向外国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占支配地位的一个因素是：不断上升的对于“洋鬼子”的仇恨，这些“洋鬼子”来到中国海岸已有两代之久，他们骑在中国人头上，蛮横地践踏中国人的权利和情感。

V. V. 可萨可夫，一位经历过北京严酷考验的俄国幸存者这样回忆道：

我不止一次面临死亡，不止一次又活下来。我再三考虑在排外运动爆发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的意义。我的结论一直是一样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带给中国伪善和欺诈（中国人民是有自己的文化的，虽则他们是异教徒），因此，欧洲人所能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一切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的仇恨和不信任。把这种普遍的仇恨表示出来，只是一个时间和形势的问题。

---

① 原文为 Manchu Government，这里照译。——译者



我在北京住过五年多，凡是能看到的都看过了。我想指出一点：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在北京遇到过的这样丧尽天良和麻木不仁的〔西方〕人。

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人，如果他经常遭受压迫和备受虐待，他也会怒不可遏；一个民族，如果被逼到绝境，他们也将奋起反抗压迫，这种情况，难道能令人惊讶吗？

许多的秘密结社在鼓动排外。其中以义和团(俗称拳民)为最著。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宣传，是真理和诽谤的巧妙混合。它用符咒和练拳在群众中取得信仰，宣称入坛者身体能避枪炮。中国官吏起初没有认真对待它，但这一运动不断发展，以至地方官吏无法阻止。当朝廷命令满族将军支持义和团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就真的打起来了。

俄国、西方列强和日本同仇敌忾，共同合作，以解救被围困在北京、天津和其他地点的外国人。由于和中国邻近，又由于在旅顺口驻有重兵，俄国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能调动大军至滋事的地方。然而，俄国却避免谋求联军最高指挥权，而且，在占领北京之后，很快地从中国本部撤兵。

俄国感到义和团运动不是针对自己的。俄国官方把运动当作一个反对清朝的国内叛乱，因此进行干涉，借以拯救清朝，使其免遭革命推翻。私底下，俄国相信这一冲突是西方经济和教会侵入中国的结果，它同它自己的臣民牵连很少。事实上，俄国官僚和军人都反对资本家，都把西方传教士看成“精神的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活动家”。俄国人不是从海洋进来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中国人称为“洋鬼子”的西方人。他们是中国人的直接的邻居，十分珍视存在于两国之间许多世纪的特殊关系。尽管俄国在北京的行动比起其他欧洲列强更加克制，尽管它口谈俄中友谊，相信俄中友谊，并试图增长这一友谊，但是它从中国本部撤退的步骤，是与它

在满洲(中国人称为东三省)的步步深入密切相关的。

侵占中国领土并不是俄国一家。法、英、德各国曾分别在华南、华中、华北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俄国人看来,就国家需要而论,俄国的要求更有道理。它与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容易遭到中国人的渗入。在满洲和蒙古建立缓冲地带,就能够消除“黄色西伯利亚”的忧虑。而且,满洲也正坐落在俄国交通的要道上。

横贯西伯利亚铁路是1891年由于战略和经济理由开始建造起来的,其目的是在欧亚两洲之间构成一个钢铁路线。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原先准备沿着黑龙江筑至伯力,然后往南修至海参崴。但这一地带很难施工,路线迂曲,因此通过满洲,缩短路线的办法就成了不言而喻的道理。1896年,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必要的特权,1897年从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湖分段的一个车站开始施工。翌年,俄国又取得了在南满的旅顺和大连租借地,并开始修筑一条支线以连接满洲铁路干线。工程是从两端同时进行的,速度每日修筑一又四分之三英里,预计至1900年7月底海参崴和旅顺之间的铁路将接轨。不久之后,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路中东铁路就将使波罗的海至太平洋之间的大片陆地连成一气,从而使俄国获得世界强国所应具备的钢筋铁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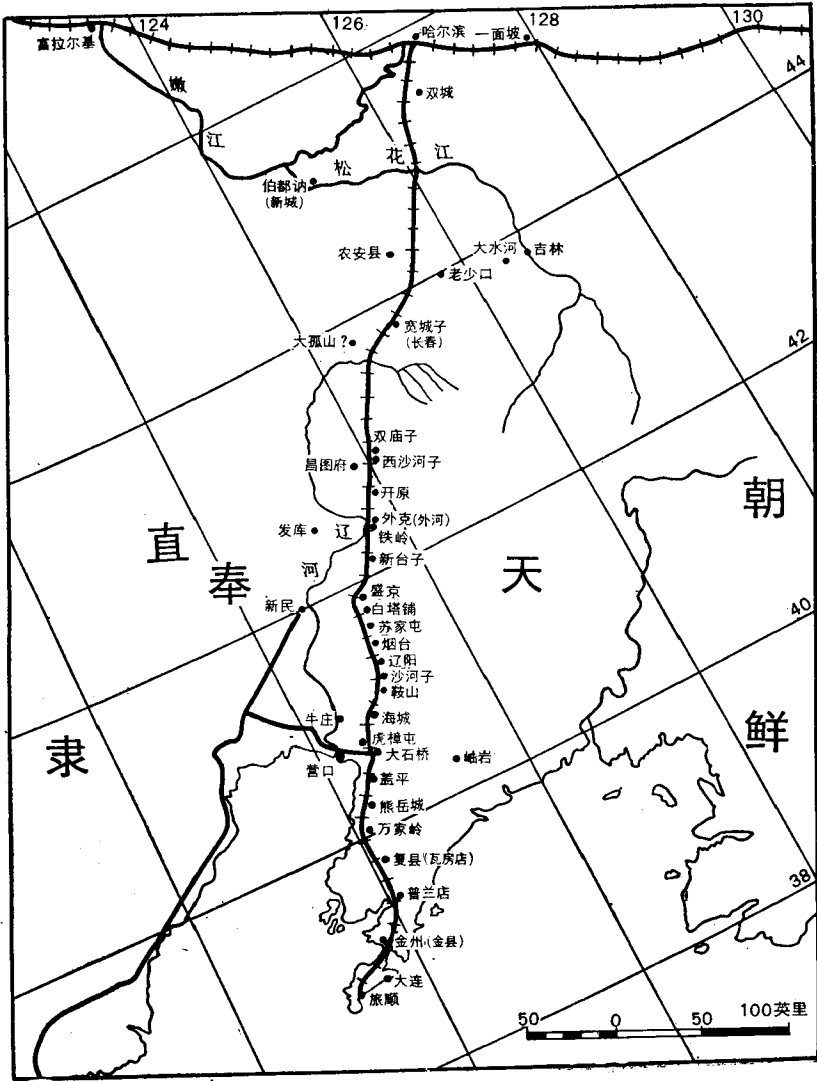
通过满洲的铁路是由一家私营公司“中东铁路公司”出面营造的。俄国利益占统治地位,沙皇政府对这一庞大经营的投资数量是异常惊人的。但是沙皇政府退居于幕后,主要由公司招募的特种军队而不由国家正规军队来保卫这一在外国领土的俄国财产和俄国人的生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都是俄国人,但劳动大军绝大部分由中国苦力组成,约十万人之多。计划是俄国人的,但其实施有赖于中国的协作。中国苦力的撤退,能随时阻挠俄国计划,使这个重要支柱变成废纸,更不要说使广阔的外国土地上这条漫长的

铁路遭到破坏和拆毁了。这就是1900年的漫长而酷热的夏天发生的事情。

在满洲发生的冲突基本上不同于中国本部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只是缓慢地蔓延及于东三省。在这里，与其说是群众的暴乱，还不如称为反俄运动，它是由外来的鼓动者发动起来的。中国正规军队在满洲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中国内地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不仅是满洲铁路被拆毁了三分之二，铁路的俄籍职员及其家属居留地和铁路守卫队遭到了袭击，而且，位于黑龙江俄国江岸的一个城市海兰泡遭到了炮击，看来中国军队即将进攻俄国了。当俄国大军汹涌进入满洲时，中俄两国之间发生了一场短促的但却是正规的战争。这就是俄中战争的情况。<sup>①</sup>

---

<sup>①</sup> 人们一再叙述过的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关于满洲撤军的交涉，是俄中战争之后的事，本书不予论述。关于俄国和其他联军在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本书也不述及。关于本书对于来自各方面帮助的感谢、外国名字音译方法和资料引用，见参考书目说明。1900年的中国还处于清朝时期。西方观察者一般对于“中国人”和“满洲人”不加以区别，在书中这两个名词是通用的。



南满铁路

## 二 在辽阳的严峻考验

康士坦丁·库沙可夫忧心忡忡。他是铁路守卫队的一名队长，来到南满已经二年半，熟悉当地情况。1900年4月间，中国兵士似乎无端地向一名俄国队长和两名哥萨克兵开枪。5月间，在熊岳城里的庙宇和旅店墙壁上张贴着匿名的揭帖，号召当地居民起来除灭外国人。库沙可夫感到义和团运动已发展到了满洲境内。他不相信当地中国守尉把揭帖说成只是“恶作剧者”干的事。

伴随着武装斗争的号召而来的是在城墙外面举行的夜晚秘密集会，在这里，面孔陌生的演说家大声疾呼地鼓动群众。库沙可夫从俄国人雇佣的中国译员和仆役听到了集会的消息。一天晚上，他偶尔亲自遇到这样的一个集会。两个讲员高高地站在听众中。库沙可夫从远处看见他们系着黄色腰带和头巾，卷起了袖子。他走近一些，还看到他们的脸颊、嘴唇和眉毛都涂着颜色。其中一人一边大声叫喊，一边打拳练武术。也许他掌握催眠技术，旁观的人说他能随意催人入睡和随时把人唤醒。跟随着库沙可夫的一个哥萨克兵士说，这些人肯定是义和拳。当译员把这个意思向附近的旁观者表达时，他们抗议说：这一地区没有义和拳。他们没有向俄国人表示敌意。然而，这些鼓动者在清早又回来，向青年们传授武术，并教他们使用钢刀。

商店的武器存货很快地被购买一空。铁匠在制造新的刀、剑、矛，忙个不休。破坏事故经常发生，俄国电线一再被剪断，铁轨被拆毁，障碍物堆积在轨道上，企图借以造成翻车事故。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恶化了。许多译员和仆役辞了职，他们不敢

为俄国人服务了。工人倒是愿意继续工作，但是留下来的人失去了雇主的信任。俄国人感觉到，“辫子鬼”在搞些什么活动。监工和工头们直至最近还鞭打和责骂工人，现在不敢打骂了，而是悄悄地走来走去，同时武装到了牙齿。

但是，俄国人还不是普遍都产生疑虑。只是那些同中国居民和工人大众直接打交道的铁路低级管理人员和普通铁路警卫们感觉到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起了变化。他们注意到，中国工人突然不听话了，经常罢工，村民甚至店员的举动都粗鲁起来，原先没有军队的地方现在士兵结队出现了。俄国人在居民中结识了朋友，这些朋友向他们提出警告，使他们倍增惧怕。他们向上司汇报他们的疑虑，但上司们印象不深，依然把中国人看成驯服的和心怀恶意的人民。

局势越来越坏，需要更多的铁路守卫队，但是牵连的地域如此广阔，而现有的守卫队的人数则是极少。库沙可夫仅有二百四十人守卫着一段长达一百七十二英里的土地。加强这一段就意味着削弱另一段。无法预告下次动乱会在何处爆发。滋事的浪潮简直可以一下子吞没所有的守卫地段。俄国人的遏制力量比起群众的怒潮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军人们感觉到危险，开始叫嚷增兵。但是负责修筑铁路的文职人员全然不信任军人。他们把军人看成经济负担，甚至要把骄傲的哥萨克和兵士当作普通劳工使用。一个官僚申斥一个哥萨克队长说：“你以为你是谁？”后来库沙可夫满腹牢骚地沉思：“骑兵队长已在战场上掉了他的诚实的脑袋，的确，骑兵队长是什么人，工程师又是什么人？”留下妻子儿女，生活几乎得不到照顾，而工程师却直至今日还在成功地支付数以千万元计的款项，支用巨额的薪金，随意花钱，不消说，将来便是资本家。”有的工程师认为俄国军队的在场激怒了中国居民，他们转而雇用了中国守卫队。但是，中

国守卫队骑在本国人民头上横行霸道，甚于外国军队。

铁路的行政官员相信中国官吏的保证胜过铁路守卫队和低级职员的警告。他们对付危机的办法是武装文职雇员，保证赔偿他们的财产损失，乃至生命损失。

在关东地区，在辽东半岛南端，驻有俄国军队，这个地区是1898年春季由中国租借给俄国的。旅顺线铁路守卫队司令官米希宸哥上校向关东区俄国驻军和俄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叶弗根尼·阿历克谢耶夫海军中将提出要求：由正规陆军部队来代替或者大力支援弱小的铁路守卫队。但是，这种要求遭到了尤哥维奇总工程师的否定。尤哥维奇在7月2日发出一道通告，声称中国人同俄国人意见完全一致，双方是和平相处的。

早些日子，6月28日，财政大臣维特写信给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中将称：尤哥维奇仍然认为派遣军队至中东铁路北部将危害铁路的修建。因此维特坚持不向满洲出兵，除非他自己提出要求。已经有一小支部队被派到南方，据尤哥维奇报告，那边曾发生一些动乱。维特不要求撤退这一小支部队，但主张不再增兵，除非绝对必要。他同尤哥维奇一样，生怕派遣正规部队将使局势恶化，破坏铁路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助长义和团运动。

总工程师住在六百英里之外的哈尔滨。等到他认清局势的严重性，为时已太晚了。库沙可夫愤恨地回忆：“自海参崴派一个纵队从海上到旅顺需要五天的工夫，因此对这样的局势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完全不相信铁路守卫队司令的报告。”<sup>①</sup>

---

<sup>①</sup> 7月9日维特向当时在比亚维斯托克的尼古拉二世致送快函要求增兵。维特写道：“今天接到中东铁路总工程师来电，内称：中国皇帝命令中国军队联合义和团把俄国人从中东铁路驱逐出去，这道命令在铁岭地方被截获。鉴于这一形势，我认为有必要尽速地从伯力派遣部队至哈尔滨，至少调一个营去占领乌苏里边境至牡丹江之间的铁路线，否则铁路守卫队和职员将处于无望的境地。”同日，陆军大臣向沙皇发出报告，支持维特的请求。

5月23日，被库沙可夫派至熊岳城购买食物的三个哥萨克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他们用军刀砍死和砍伤几个中国人之后，才得逃脱。该城守尉<sup>①</sup>无法约束居民，要求库沙可夫禁止俄国人入城。至6月间，其他地点的地方当局也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义和团鼓动分子公开活动，引导群众反对官吏，同时反对外国人。拒绝合作的官吏被激怒的群众驱逐出城，军队则站到群众的一边。义和团众把地方控制在自己手里，并着手招募自己的民兵人员。

中国有句古话：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sup>②</sup>义和团运动在动摇着国家的根基，于是各省官吏开始考虑，是站到叛乱者的一边，还是支持旧秩序。他们举棋不定，使叛乱者得以自由活动，武装暴动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盛京（沈阳）的义和团众请来一位新的“靺鞨将军”，他命令大家先安定下来，等待中国正规军队汇集，然后向俄国人发动总攻击。但是没有人听从他。群众激动到白热点，变得急躁难制。

7月2日，米希宸哥打电报给库沙可夫，告以北方各俄国哨所处在危急之中，命令他率领南方各哨所所有能够抽出来的铁路守卫队驰赴辽阳。集合起来的部队很小，包括步兵五十六人，骑兵二十人。但铁路交通负责人没有供给他运输工具，于是库沙可夫决定使用米希宸哥给他送来命令的火车头。火车司机和站长以未接上级命令拒不照办。库沙可夫把他们拘留起来，并在火车头后面挂上几辆平板车。但是，当火车开出车站时，扳道岔工人是个中国人，他把道岔扳开，火车出轨了。等到库沙可夫和他的守卫队重新出发，天色已晚了。火车开出去，走得很慢很慢，随时警惕破坏

---

① 原书作者把东三省的将军、副都统、守尉等武官统称曰“将军”，称其中满族官员曰“靺鞨将军”。——译者

② 语见《孟子·尽心上》。——译者



行动。

库沙可夫在沿路驻扎铁路守卫队的各个哨所停下来，他听说中国骑兵队每日都沿看铁路驰骋，教村民离开铁路并帮助拆毁铁轨。在一个车站，有一群义和团群众打着旗帜从火车旁边走过。许多官吏和城市居民企图扑灭义和团的火焰，但他们遭到了痛打和抢劫。

库沙可夫命令各哨所准备应付中国人的袭击，把所有筑路工程都停止下来，职员撤至守卫队哨所。他对职员说，将从南方派来增援部队。但职员过于自信，认为无须增援。他们违背了来自旅顺的命令，把家眷和财物留在身边，并且吹嘘他们将教训义和团暴徒们怎样打仗。库沙可夫对于那些配备有十五至二十人的哨所并不发愁，相信一旦中国人进行袭击，他们能以微小的损失完成荣誉的撤退。对于那些只有五、六个警卫人员的小哨所，情况就不同了。库沙可夫这样回忆：“我一直在想，他们将为何而死？为那三、四个铁路高级人员的顽固而死，牺牲就太重了。为沙皇而死，为祖国的光荣而死，那是死得令人羡慕的。但是，让荣誉的和无私的士兵由于某些人的顽固或错误而死，那是太可惜了……”。他把小哨所撤销了，合并到比较大的和重要的哨所。

在沙河和辽阳之间，俄国人见不到妇女和儿童。沿着铁路的有些村庄完全没有人烟了。再也没有顽童向火车打招呼了。偶尔看到几个成年人都是匆匆走过。但相形之下，当库沙可夫和他的七十六人的队伍的火车在7月3日下午开进辽阳车站时，他们受到俄国同胞们的欢迎就更显得热烈了。他们唱着欢乐的俄罗斯歌曲，齐步走到附近的白头子村，俄军第二连的连部设在那里，米希宸哥当时也住在那边。

在白头子村<sup>①</sup>旁边的辽阳城，是满洲最古老城镇之一。它曾

<sup>①</sup> 这个村庄的中国名称不能确定。俄国人的拼音是“Baitosy”。